

# 13 “红色资本家”霍英东 ——像冒险家一样搏浪商海(6)



作者 牟家和 王国宇

这时，霍英东听说香港的利氏家族有意出售位于铜锣湾的使馆大厦。这是利氏家族诸多物业中的一幢，当时是出租给一些外国驻港的大使、领事、外交官居住。大厦是公寓式结构，就建筑面积和建筑材料、装修材料、内部设施而言，是香港当时最大、最高级的大厦之一。

霍英东到使馆大厦考察后，甚为喜欢。随即，他亲自去拜见利氏家族掌门人——利铭泽。霍英东拜见利铭泽时，在香港商界尚是一个无名小卒，而利铭泽却已是名震香港的大富豪，同时还身兼香港市政卫生局议员，可谓位高权重，其势力不可小觑。

令霍英东没有想到的是，两个人的第一次谈话竟然进行得颇为顺利，利铭泽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种超级富豪的趾高气扬、不可一世，而是和蔼可亲如同父亲、兄长一般。利铭泽和霍英东都是十分豪爽的人，对价钱也没有斤斤计较，双方答应以280万港元成交。

几天之后，霍英东和利铭泽相邀见面办理买卖手续。利铭泽见到霍英东拎着一个大袋子，感觉很奇怪。原来霍英东的大袋子里装的全部是买楼的现金，而他当时既没有支票，也没有银行账户，这让利铭泽感到哭笑不得。当时，在银行有账户的香港人确实不多，可是做大生意的人都知道如何利用银行。他看着一脸真诚的霍英东，从心底觉得眼前这个年轻人将来必会成就一番大事业，就诚恳地对霍英东说：“霍先生，其实买楼也好，做其他生意也好，不一定全用现金或者自己的钱，可以在银行开户，然后可以向银行借钱，

节省自己的本金。”霍英东这才知道，原来银行有这么大的作用。他便想到当时香港最大的汇丰银行开个账户。在当时，在银行开户、存款，一般需要有一些有地位、有身份的人介绍并担保。利铭泽再次向霍英东伸出了援手，在他的介绍下，汇丰银行最终接纳霍英东的开户、存款，这也是霍英东生平第一次与银行打交道。经利铭泽、利孝和两兄弟指点，霍英东又向汇丰提出贷款的请求。但是，毕竟霍英东是初出茅庐，汇丰对他的能力并不十分信任，后来还是靠利铭泽、利孝和的担保，汇丰银行最终同意贷给他150万港币。

也就是在那时，霍英东认识到银行是多么重要，因为汇丰贷给他钱，只要六厘利息，而香港当时市面上的贷款，最便宜的利息也得一分八厘，中间足足差了两倍。所以，从那时起，霍英东便开始想尽办法去与各大银行的负责人打交道，并建立起一定的关系。

当时，出租楼宇是香港地产行业最盛行的方法。20世纪50年代前，香港的楼宇买卖是以一整幢作为单位的。没有巨额资金，很难购买下来，私人也极少涉足其中，公司拥有一幢大厦后，若不是整幢卖出去，就是自己使用或转租出去。所以，当年地产公司通常称为置业公司，而不是发展商。买下使馆大厦后，霍英东先是把公司的大本营从告士打道搬到开平道7号的使馆大厦。然后再依照传统的办法，实行对外招租。继霍兴业堂之后，霍英东又成立了一间立信置业公司，专门建造和买卖楼宇。

霍英东踏足地产行业的第二个大动作就是在1953年底购下九龙油麻地榕树头公众四方街至东莞街的一块10万多平方英尺的土地。当时的地价很便宜，一平方英尺只要20多港币，因此，这么大的一块地，霍英东只花了两百多万就买了下来，这也是他平生买下的第一块地。

买下四方街地皮后，霍英东便准备在那里建楼，但是他又想再继续把它们租出去，而是想向市民出售。因为在出租使馆大厦时，他算过一笔账，通常，楼房的建筑期是一至两年，如果是租出去，扣除利息以及各项开销，至少七八年后才能翻本，收益率并不高。而那些小的地产商，则是小本经营，通常只盖五层以下的房子，这种经营方法，既不能加速资金的周转，赚不到大钱，也无法解决香港的住宅紧张问题。

# 风语

29



作者 麦家

冯警长听罢，大惊失色，惊悸地瞪着姜姐。姜姐瞪了他一眼，冷冷地说：“所以，我要干的事比你们找一个信箱要大得多。”

冯警长又是既惊且喜，“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”

姜姐哼一声道：“你的级别不够。”又交代道，“到此为止，不要外传。”

事情捅破了，有些事情不言自明。级别决定资源，事实上姜姐早知道少老大这个组织，包括其他组织情况她也知道，她在高处，一览众山小。她可以随时使用这些资源，因需所取，因急所用。冯警长不过是她因需所取的一枚棋子，她初到重庆，用得着他，比如办个证件，用个车，去个地方，办个事，撑个面子等等，警长是最好的人选。高处不胜寒，凡事更小心、更低调、更狡猾。姜姐所以不用权力，不亮尚方宝剑，而是用美人计降服警长，就是这个道理：小心为妙，猫在暗处更安全。今天一冲动，一吐为快，但事后她不免后悔，所以再三叮嘱：不得外传。

这一天，警长获得的惊喜比以前所有惊喜加起来都要大，他呆呆地望着这张熟悉的面孔，惊得目瞪口呆，喜得心有余悸。骇人哪！这个女人了不得哪！难怪！

在冯德化警长被姜美云骇人的大秘密搞得晕头转向之际，萨根兴高采烈地出现在陈家燕面前。老熟人了，家燕热情地迎他入屋，一边朝楼上大喊：“嫂子，快下楼来，你的外交官叔叔来看你了！”

“不，不。”萨根亲切地笑着，“今天我还不只是来见惠子的，也是来见你和你的全家人的。他们都在吗，你爸爸妈妈？”

惠子从楼上，陈父从客厅，陈母从厨房，被喊的人分别出来迎接贵客，煞是喜乐。寒暄过后，萨根从身上摸出一本大红请柬，道明来意：明天是他的五十岁生日，他要设宴庆贺，款待亲朋好友。

“重庆饭店。”萨根对大家说，“我一切都定好了，明天中午十二点，饭店二楼中餐厅平安包间。陈先生，陈夫人，说好了，到时我来车接你们，都去，大家都去给我凑凑热闹。”

陈父看看老伴，使了一个眼色，后者心中有数，编了个托词，婉言辞谢：“萨根先生，实在抱歉，明天我和他爸正好有事。惠子，你和家燕去吧，你们去就代表我们全家人了。”

萨根摊摊手，显出很遗憾的样子，其实是正中他下怀。在他的计划中，家燕是必须要去的，二老呢最好不去，之所以邀请他们，

是迫不得已，掩饰需要。

这是个好兆头，萨根对完成他的计划信心倍增。

萨根想干什么？他也想去邮局打探黑室的地址。他不笨，当然也预料到直接去打探的风险。萨根并不急，虽然少老大专此找过他，委以信任和重托，可他是见过世面的老油条，绝不会因此受宠若惊，乱了阵脚。他老谋深算地放了一条长长的线，家燕是这根线的一个关键的“结点”。

次日中午，家燕和惠子如期去重庆饭店赴宴。

说来也巧，在她们进饭店前几分钟，李政和石永伟仿佛在等她们来似的，已经在大堂里入座，挑的座位正好在她们去包间必经的拐角口。李政要完成组织上交的一个任务，为在皖西新组建的新四军金萧支队搞一批被服，只能把石厂长约出来私下谈，而且不免遮遮掩掩。

石永伟接过李政递给他名片，看了后，惊讶道：“你怎么帮他的忙，你没听说吗，他是延安的人。”

李政淡淡地说：“听说了，可我能跟他谈，这事不行，因为你是延安的？这不正给他们话柄嘛，没准儿周恩来又要去找委员长了。委员长昨天还在报上说，国共合作，不分你我。”

石永伟叹口气道：“是啊，貌合神离，搞得我们下面没法做人。我跟你讲，我那里是有明文通知的，不准我把货发给八路和新四军。”

“所以他才托我求情嘛！”李政说，“就给他一点吧，怎么样，就算帮了我个事。再说他们现在确实也在打鬼子，给点被服是应该的。”

副刊 电话:65233688

河洛文化 传承文明 创建工作 与时俱进 河洛文明 共创未来